

讀《容成氏》劄記

孫飛燕

一、驕怠始作

《容成氏》簡 29 有簡文作：

民有餘食，無求不得，民乃塞，喬能始作，乃立臯陶以爲理。

其中“喬能始作”，李零先生認爲即“驕態始作”，指訟獄之事起。^{〔1〕} 諸家無異說。

筆者認爲，“能”似當讀爲“怠”。“能”爲泥母之部字，^{〔2〕}“台”爲透母之部字，^{〔3〕}聲母同爲舌頭音，韻部相同，二字相通古書常見。^{〔4〕} 而“怠”從“台”聲，則“能”與“怠”在聲韻方面相通自無問題。

在簡文中，人民“驕怠始作”的情況是在“民有餘食，無求不得，民乃塞”之後產生的。古書中也常有國饒民富之後百姓驕怠的話語，比如：

《管子·重令》：

地大國富，人衆兵彊，此霸王之本也，然而與危亡爲鄰矣。天道之數，人心之變。天道之數，至則反，盛則衰。人心之變，有餘則驕，驕則緩怠。夫驕者，驕諸侯。驕諸侯者，諸侯失於外。緩怠者，民亂於內。諸侯失於外，民亂於內，天道也，此危亡之時也。若夫地雖大，而不并兼，不攘奪；人雖衆，不緩

〔1〕李零：《〈容成氏〉釋文考釋》，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第 273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。

〔2〕郭錫良：《漢字古音手冊》第 269 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年。

〔3〕郭錫良：《漢字古音手冊》第 126 頁。

〔4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35 頁，齊魯書社 1989 年。

怠，不傲下；國雖富，不侈泰，不縱欲；兵雖彊，不輕侮諸侯，動衆用兵，必爲天下政理。此正天下之本，而霸王之主也。

其中“有餘則驕，驕則緩怠”一句中的“有餘”正對應簡文“民有餘食”和“民乃塞”，而“驕”和“緩怠”則對應簡文的“驕佚”。

《左傳》成公六年：

晉人謀去故絳，諸大夫皆曰：“必居郇、瑕氏之地，沃饒而近鹽，國利君樂，不可失也。”韓獻子將新中軍，且爲僕大夫。公揖而入。獻子從。公立於寢庭，謂獻子曰：“何如？”對曰：“不可。郇、瑕氏土薄水淺，其惡易觀。易觀則民愁，民愁則墊隘，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。不如新田，土厚水深，居之不疾，有汾、澮以流其惡，且民從教，十世之利也。夫山、澤、林、鹽，國之寶也。國饒，則民驕佚。近寶，公室乃貧。不可謂樂。”

韓獻子認爲國家富饒就會導致百姓驕佚，與簡文認爲百姓有多餘的糧食後導致驕怠有相似之處。

《新語·道基》：

鑠金鏤木，分苞燒殖，以備器械，於是民知輕重，好利惡難，避勞就逸；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，縣賞設罰，異是非，明好惡，檢奸邪，消佚亂。

其中“好利惡難，避勞就逸”與《管子》的“驕”和“緩怠”、《左傳》的“驕佚”、《容成氏》的“驕怠”含義是一致的。《新語》認爲這種局面的產生是因爲“鑠金鏤木，分苞燒殖，以備器械”導致“民知輕重”。爲解決問題，“皋陶乃立獄制罪”。《容成氏》簡文亦言舜立皋陶以爲理。

總之，將“喬能”釋爲“驕怠”，既有音韻的根據，又可以和傳世文獻對照，應該是可以講通的。

二、從

《容成氏》簡 39—41 記述的是湯伐桀的過程：

如是而不可，然後從而攻之，降自陟遂，入自北門，立於中。桀乃逃之歷山氏，湯又從而攻之，降自鳴條之遂，以伐高神之門。桀乃逃之南巢氏，

湯又從而攻之。遂逃去，之蒼梧之野。

簡文三次提到湯“從而攻之”，李零先生認為：“從，有跟蹤和追逐之意。”^{〔1〕}筆者認為，“從”似乎沒有“跟蹤”的意思，其意當為“追逐”。《尚書·湯誓》：“夏師敗績，湯遂從之。”孔安國傳：“從謂逐討之。”《湯誓》此句恰好可以和《容成氏》該段簡文對讀，可證釋“從”為“追逐”不誤。

《逸周書·克殷》亦有“從”字：

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，帝辛從。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。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，商師大敗。

朱右曾認為“從”意為“逆戰”。^{〔2〕}黃懷信認為：“從，隨也，謂以師相隨，即相對陣。”^{〔3〕}

我們知道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引據《尚書》、《逸周書》的地方很多，可以對讀。《周本紀》敘述如下：

誓已，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，陳師牧野。帝紂聞武王來，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。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，以大卒馳帝紂師。紂師雖衆，皆無戰之心，心欲武王亟入。紂師皆倒兵以戰，以開武王。武王馳之，紂兵皆崩畔紂。

從《逸周書》與《史記》的對照來看，《克殷》的“帝辛從”對應的是《周本紀》的“帝紂聞武王來，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”。可以看出，司馬遷是把“從”理解為“距”的。“距”的含義為抵禦、抵擋，如《孫子·九地》：“是故始如處女，敵人開戶；後如脫兔，敵不及拒。”“抵禦”與朱右曾的“逆戰”含義是有共同之處的。

《說文》从部：“從，隨行也。”“從”在甲骨文中作二人相隨之形，當為其本義。但是無論理解為迎戰、抵禦，還是“對陣”，由本義似乎都很難引申出這些義項，而且在其他文獻中均少見類似文例。筆者認為，此處的“從”應該與《容成氏》中的“從”同義，意為“追逐”。該義項古書習見：

《詩經·齊風·還》：

並驅從兩肩兮。

〔1〕李零：《〈容成氏〉釋文考釋》，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第281頁。

〔2〕朱右曾：《逸周書集訓校釋》第51頁，商務印書館1937年。

〔3〕黃懷信：《逸周書校補注譯》第178頁，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。

毛傳：“從，逐也。”

《左傳》成公十六年：

晉韓厥從鄭伯，其御杜溷羅曰：“速從之！其御屢顧，不在馬，可及也。”

杜預注：“從，逐也。”〔1〕

《孫子·地形》：

隘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之以待敵；若敵先居之，盈而勿從，不盈而從之。

賈林注：“從，逐也。”〔2〕

從後兩例可以看出，古代雙方戰爭時常常有一方逐討另一方的情況，那麼武王陳師牧野後，商紂的軍隊追逐周師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過去的解釋均認為武王是主動者，商紂祇不過是被動迎戰。尤其是《史記》“紂師雖衆，皆無戰之心，心欲武王亟入。紂師皆倒兵以戰，以開武王”的“紂師倒戈”說，更是影響很大。黃懷信先生認為，從《逸周書》來看，並無紂兵叛紂及倒戈的記載。〔3〕筆者贊同他的說法，從上面的分析來看，商紂也是主動迎戰的，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戰爭的激烈程度。

（孫飛燕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，北京，100084）

〔1〕杜預：《春秋左傳集解》第759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。

〔2〕楊丙安：《十一家注孫子校理》第220頁，中華書局1999年。

〔3〕黃懷信：《紂兵未“倒戈”考辨》，《古文獻與古史考論》第261—264頁，齊魯書社2003年。